

# 旅游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И. И. 皮罗日尼科夫

## 旅游地理学——建设地理学的新方向

旅游地理学\* 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学科的形成过程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有关旅游地理学的一些著作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描述往往都包含大量的旅游乡土信息。从历史上看,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反映出社会实践的需求,从旅游人流地理研究扩大到对疗养——旅游资源和旅游区划研究。

最初的休息和旅游地理研究,其重点是研究国内外旅游人流,而更多的是研究国外的,以及地区的旅游开发等。附属亚格利斯基大学的克拉科夫斯基旅游专科学校的研究工作(1936—1939)就是坚持这个方向的范例,这个学校被看作是第一个从事旅游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的中心(Бъчваров, 1977)。有关国际旅游人流的地理学问题,无论是在地理学家还是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论述(Внаньев, 1975; Зачиняев, Фалькович, 1972 等)。这样的地理研究方向也反映在旅游地理学任务的形成中。有些人认为旅游地理学应研究景观的旅游价值,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注重研究旅游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С. 列希茨基(1932)把科学地鉴定景观价值、研究在保持景观高质量及其合理利用条件下开展旅游活动的前提作为旅游地理学的主要任务。按照Л. 季涅夫(1973)的定义,旅游地理学是研究旅游经济的地域特点;与旅游业有关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地域分布;决定旅游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条件、因素和资源。决定旅游地理学任务的这种多样性所造成的后果是,有些人在科学分类中把旅游地理学列入服务范畴的地理学之列,而另一些人把它列入人口地理学领域,把旅游活动看作是人口迁移的一种形式。但是,旅游地理学发展的第一个方向乃是积叠信息和探讨旅游活动地理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阶段。

从60年代开始,由于旅游经济的发展和旅游人数的增加,对旅游区的开发不得不从条件适宜的地区转向条件不甚适宜的地方。旅游地理学发展的第二个方向与开辟新旅游区任务紧密相关,这方面有许多评价自然资源的著作。在这些年代中,苏联广泛开展了旅游区的区域规划工作。苏联地理学家们制定了自然综合体旅游评价的几个主要阶段(Мухина, 1973),确定自然综合体旅游容量以及旅游负荷量稳定性研究(Казанскал, 1972; Шеффер, 1973)。以М. В. 罗蒙诺索夫命名的莫斯科大学的地理学家——景观学家(Е. Д. Смирнова, В. Б. Н-ефедова, Л. Г. Швидченко 等)完成了国内大疗养区实用研究,并提出如何保存旅游区的建议。

美国地理学家(Bohart, 1968; Davis, 1971)和加拿大地理学家(Wolfe, 1966; Helleiner, 1972)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广泛地提出有关自然旅游资源评价和使用的方式问题。波兰地理学家在从事自然景观最适宜旅游负荷量问题研究(Kostrowicki, 1970; Warszyncka, 1973),捷

---

\* 旅游(来源拉丁字Recreatio—恢复)——恢复和发展人的健康和劳动能力以及在生命活动过程中所耗的体力和精力。旅游一词概念包括各种休息形式,例如疗养治疗和旅游。

克学者们在探讨对旅游自然资源和文化——历史财富的评价和制图 (Mariot, 1971; Sulawikova, 1973)。

Б. Н. 利哈诺夫 (1973) 把旅游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研究经验作了总结, 他把旅游资源研究看作是旅游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新分支——的一项任务。

旅游活动进一步发展向经济实践提出对旅游活动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和管理的任务。同时也提出确定不同地区旅游专业化和进行旅游区划的问题。结果出现了第三个科学方向, 其任务是研究旅游经济地域结构的最佳化问题。旅游区划原则和方法的制定、旅游区的实质 (Зорин, 1969; Мироненко, 1972; Родоман, 1971; Бъчваров, 1970) 以及旅游区经济——地理描述计划都作了研究。波兰、南斯拉夫、捷克 (Sprincova, 1972) 和保加利亚 (Динев, 1973) 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 他们的旅游区划概念是以全国规模为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理学家们解决了一些比较窄的问题, 如旅游用地的购买、与农业和林业土地利用相比旅游土地利用的有效性、在自发市场条件下 (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联邦德国) 旅游业的竞争能力。

研究设计工作的扩大、旅游需求结构的变化、集约城市化下郊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它们促进了社会——地理性质工作的发展, 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 苏联地理学家们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Зорин, Веденин, 1972), 开始大量研究旅游业社会 (旅游条件和地点的选择性、旅游活动的循环、具有一定特点的旅游系统模拟、休息的有效性和满足需求的程度) 问题。

美国和加拿大专家们的工作具有社会——地理方向性, 他们是依据居住地的远近建立对旅游区的需求曲线并利用重力模型 (Knetsch, 1963; Clowson, Knetsch, 1966; Wolfe, 1972)。

联邦德国对城郊旅游人流、市内旅游中心进行了大量研究, 从而提出了从《旅游地理学》向《服务地理学》过渡必要性的论据。 (Ruppert, Marier, 1973; Ruppert, 1977)。为了使旅游综合体和地区职能过程最佳化广泛采用线性规划方法和模拟法。

因此, 社会——地理学, 即第四个研究方向的工作, 指出了居民旅游活动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 在解决旅游地域组织和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中, 仅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或只使用经济——地理方法是不够的。同时发现, 以旅游服务生产和满足居民旅游需求为专业方向的地域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地理性。系统方法思想的传播、现代地理学建设性质 (包括研究经验的积累) 概念的提出, 对地理系统——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地域旅游系统——特别等级概念的研究有所促进。

地域旅游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各要素所组成的社会地理系统, 相互作用的要素有: 旅游者、自然的和历史——文化综合体、工程建筑、服务人员和管理机构。

旅游人员亚系统是中心亚系统, 它根据旅游者社会——人口、地区和国家特点决定向地域旅游系统其它要素提出要求。这个亚系统用旅游需求数量和结构、旅游需求选择性和地理、旅游人流季节性和多样性加以说明。

自然和历史——文化综合体亚系统, 以作为满足旅游需求资源和条件而出现的, 而且是组成地域旅游系统的地域基础。自然和历史——文化综合体拥有一定的容量、可靠性、舒适性、稳定性和诱惑力。这类综合体具有一定数量的可供开发的储备、扩展的面积、可能开发的周期, 在为旅游者服务过程中可以多次使用。

技术工程亚系统一方面要保证旅游者和服务人员一般的生活需要 (住宿、饮食和交通服务), 另一方面提供特殊的旅游需要 (治疗、保健、旅游、文化和生活服务)。旅游和服务企

# 台湾省的地理学现状

杰克 F·威廉斯 (密执安州大学)

章昌义 (台湾大学)

台湾省地理学的发展很活跃,因为它关系到台湾省1800多万人的利益,专攻各类地理专业的学生们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在某些方面,台湾省的地理学研究比美国还好,如对中国悠久传统的地理研究方面,台湾省把它列为学术界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在过去的20—30年中,从地理学者那里已表现出,台湾省的地理学深受美国地理学的影响,其次是受欧洲地理的影响。因为地理界的很多年轻学者逐渐地被提升到重要的岗位,这些年轻学者大都从美国或者欧洲的大学获得了研究生学位,他们正逐渐替补老一辈的中国地理学者。老一辈学者大都是在30—40年代,毕业于中国大陆的大学,他们是用传统的方法培养起

\*章昌义为译音,原文为Chang—Yi chang.

业的总体构成旅游的基础设施,并用容量、多样性、舒适性、负荷程度、生态性、开发的(技术的)准备程度来衡量。

服务人员亚系统对旅游者完成旅游服务和对旅游企业实行生产——技术保证职能。这个亚系统用专业性和辅助性企业旅游服务人员的数量、旅游干部的熟练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工人的保证率说明。

管理机构的任务是保证在地域旅游系统各要素间有最适宜的相互作用和整个系统的有效功能。通过长远和当前计划与管理实现不同侧面和等级的地域旅游系统网综合的发展,探讨旅游需求预测和旅游资源平衡,对旅游活动实行信息、标准——立法和物质——技术保证。

地域旅游系统在职能上和地域上是一个完整的组成,具有一套组合的社会功能,其中首要的恢复和增强人(旅游者)的健康和劳动能力、体力和精力。在这方面,地域旅游系统与地域生产和农业生产综合体以及运输和移民系统具有同等意义。

众所周知,地理学并非研究所有空间系统,而只是研究能满足一定临界值标准要求的那些空间系统等级。为了区别各种地理对象,建议使用 $10^{-4}$ — $10^{-8}$ 的比例尺图 (Гохман 1968),就是说,一幅桌上用图最大面积约1平方米、而图上用面积比例符号表示地物的最小值为4平方毫米时,则表示区域直径大小范围在20米到10万公里之间 (Родман, 1972)。因此,地域旅游系统下临界值标准可以规定足够低些;例如,旅游点能从职能上和地域上清楚地显示出完整的旅游系统。

旅游地理学是把地域旅游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加以研究的,它探讨各种类型的等级的地域旅游系统的形成、发展和布局的规律性、预测地域旅游系统的变化,研究关于地域旅游系统最佳功能的建议,因此旅游地理学也是社会——地理科学。

邹凤其 跃辉译自《Основы Географии Туризма и экскурсионного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Минс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е), 1985